劉氏鴻書

第三十一卷

三教部 三

神

卷三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三教部三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與聲者正則爲神邪則爲怪若見於典祀著於人文而歲時歆祀之餘卽物物有神槩不可究略揭羣祀或遺言之如女夷爲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爲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圖冊伯牛之像以祭者天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

隍爲文丞相蘇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卽胡總制近更
周御史潮神卽伍子胥江神卽楚大夫屈原河神卽漢
相國陳平淮神爲唐之裴說濟神乃楚作大夫日神張
表月神文伸竈神張單幽怪錄載唐裴僕爲刷掠神刷
人泉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雷雨神名既繁如鼇神鼓神
靴神俱見于祀世紀載廩君射鹽神又魏文帝薛美
人爲針神晉有高士爲筆神唐帝墨有小道士廁神爲
紫姑而欄圈墮籬俗祀竹姑葦姑塘姑箕箒諸姑不可
勝數而文士往往迎鸞扶乩神擒文作書大有済力者
新安江生善乩術呂純陽降筆詩文大非煙火語程文

學鍊乩則壽亭矦屢降響應非常中都王文學感三國時石仙公陰神托于乩筆爲人治疾輙道撿文作字精妙冠絕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死一途無時不有無物不然然靈氣聚則神明耗則離散此又造化間必然之理月令廣義

五岳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攸屬如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貴賤修短衡岳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嵩岳主掌土地山川牛羊食啗華岳主掌金銀銅鐵飛走蠢動恒岳主掌江河淮濟四足負荷等事藏經

又覽眞誥諸書按孔子爲太極上眞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眞君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郎召公爲南明公張良爲門下侍中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八海王弼爲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城山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顗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郗鑒爲東明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公鎮郎與虞

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溫太眞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按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神土地旁濶未可書祭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左傳以共工氏子曰句龍平水土曰社神或曰后土亦共工氏子又厲山氏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是爲社稷神 蔡邕獨斷

馬郎婦觀世音也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陜右示現爲美女子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爲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十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死乃卽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屍已化雄黃金鎖子之骨存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

汝耳宜善思因免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
佛者衆泉州粲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欹斜賺殺郎君
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感應傳
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爲横賊
引妄杖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
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扣其故
爲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
高王經也感應傳
宋秀州春旱禱精嚴寺觀音有驗重裝聖像夏旱復請
郡守曾侯夢白衣夫人曰我固當爲此方致雨然而目

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果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隨禱即應繫年錄

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祐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說紀聽嵛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為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

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卽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曰身是君家鴨木欄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 虎薈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眞武降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淸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輟耕錄 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詞所謂死

在西江月下也朱濆民錄

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皁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劒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勝於人

閭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乃宣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代醉編

俞保解川人萬曆間補戍騰越其妻王氏將粧奩作信香日夕懇禱關聖祠積歲罄米君于保在伍夢關聖呼曰爾婦爲汝虔禱故來視爾爾欲歸乎保伏地願歸已不覺隨其馬蹄馳行獵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榔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王氏始疑保道所以方啓戶相抱痛哭隨詣廟謝明日復詣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稱保離伍僅一日而點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

保軍遂得免王氏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耳談增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間爲御史後爲湘江憲使在内名爲寒鐵在外稱爲神明後因紀綱之譖被害彭叅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爲誰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云越志

黃帝作竈死爲竈神淮南子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萬事術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大帝長兄䃺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酉陽雜俎

張杲建炎二十二年知宣州夜夢神人告曰我陵陽山土神也明日午有大水漂沒城郭公可祗橫澗遇老人宜丐免之果如期抱民籍至澗一老人橫笛乘牛來水亦暴至懇告弗答至再乃問何以知之公具以實白老人曰我奉上帝命不敢違公以不得請遂抱籍入水欻城不沒未幾册載一靴浮至城北鐵冶里而止郡人因求公厥具衣衾葬焉寧國志

慶元間平江市人周翁瘧疾不止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臥神座下祝史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庭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命此邦行疫汝輩各爲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方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曹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免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返舍具以告焉皆哂爲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方

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夷堅志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弟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日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亾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病且死而適因太學

得無爲太學土神乎果卒 臨安抄

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温泉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初學記

梓童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盖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傷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 十六國春秋

天台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黄女子云某厠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盒子

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羣蟻紛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煖處傷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葉九釘

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扣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你何爲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背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

務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君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樓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于內是月郎安妥如故武林聞見錄

李嗣昭守上黨爲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嗣昭禱天地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illegible]

爲神　項羽　李果　劉太尉　卹婦

項羽爲汴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爲祠太守避不敢居每涖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死唯臨汝侯蕭猷至每享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爲猷破大盜　山堂肆考

李果爲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爲他縣血食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合璧事類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過其衝主

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衆至六合西望
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驚令下寨兼資與所部
隱處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
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
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服色如
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
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
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
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
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否巡曰非殺也

妾見孤城危逼劾欵自刎許奴亦以憂悸暴死因烹以享士蓋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向上一瘢何也雷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虜傳吾面着六箭吾亦當之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廵謂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並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半月有早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

𢇁青雜說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宫香火甚盛士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虚日後宫裝塑宫娥從者未得其

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不之知後偶患頭瘡服藥不効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宮娥狀貌宛如判閣今爲雨漏濕像之首不曾修整富家異其言亟遣人往視之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夷堅志

水神　子胥　水兒　胡文　大郎　李彥佐　水府　龍神　洞庭　三娘子　河伯　柳留　鄱陽

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 水經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風俗通

征途記曰蕭總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五色線

韋浦遇鬼客歸元景云早給事馮六郎于河中浦曰六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泊軒轅天子之愛子也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 河東記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進舟氷觸舟舟覆詔失彥佐驚懼令津吏不得詔盡殺吏懼且請公一祝禱于河冀憑聆鑒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氷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鈎一釣隨勾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 唐闕史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

勃自汾省覲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遥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届耶叟曰兹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壻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搆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即報勃初

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卽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眞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旣行贈以五百縑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啣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强骨弱氣淸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

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債今子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巳冉冉没於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 摭言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之悵悵而行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夫人來年可五十歲青裙素襦神氣清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詣勿以為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裀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童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

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
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宫也妾長男赴
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
合逾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
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方可教即唯命耳
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者遂勑黃頭鞴青驄馬來
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缾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
啣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鬃上
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
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

躍輒滴之既而雷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慚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人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

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然勃然朸怒而立請曰我獵徒以鬭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為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獨露而已不復有人其後以兵權靖寇雖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東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續玄怪錄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道左有

婦人牧羊於道傍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婦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配嫁涇川次子為所厭薄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托可乎毅曰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女悲泣且謝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扣樹三闋當有應者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悲泣若不自勝毅乃置囊中因復問曰子之牧羊何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

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
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别東去還家乃訪於洞庭果有社
橘遂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揖水指路引毅以
進始見樓閣相向門戸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曰此
何所也夫曰此靈虚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悉于此
矣奇秀深杳不可殫言俄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出
則洞庭君也乃交拜于靈虚之下毅曰毅大王之鄉人
也昨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
不忍視託書於毅今以至此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
泣哀咤良久君以書授宦人令達宫中須臾宫中皆慟

哭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爲錢塘所知毅曰錢塘
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其勇過人昔堯遭
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
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寛其同氣之罪語未畢
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宫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
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
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
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之曰無懼幸爲少盡繾綣因命
酌互舉以款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
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

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
如絲須臾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
人至矣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衣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
之錢塘亦盡禮答焉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
君信義致達遠冤毅撝退唯唯錢塘曰辰發靈虛巳至
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
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剛腸激發不
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
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

情郎安在日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他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喟然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弱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

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錢唐乃逡巡致謝盃與毅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晏毅于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聊致慇懃毅始雖不納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珠寶須臾埋没前後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遂爲淮右富族娶張氏又娶韓氏數月韓氏亡徙家金陵有媒氏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

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有類于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啣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分無見期復欲馳白又值君子累娶當張韓繼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

柩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異聞集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壇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項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閻羅王二子長名江次名海 庚乙編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脩築至用丁夫數十萬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朞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

下有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滸以相俟至於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祀於其處請於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第識者疑為神云 夷堅志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

不可治船遠行溺没不返

舊有村留神像此神甞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水經註

餘姚戚瀾字文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韡帶劒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

驗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塡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

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愼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楊升菴文集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終

第三十二卷

三教部 四

正報

大之報德　敬君之義　掩骸遺報

不殺無辜　陰德之報　代父受殺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教部四

陰神　冥和尚　寇萊公　暢璀　掠剩使者　氤氳大使　髮僧

昭宗初年鳳翔釋甯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牓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韓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總

牖甲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蘇事聞於官皆以爲妄其後一一皆符合初師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著於簿籍自此每斷厚食惟荷葉湯而已

岐下號入冥和尚 宋高僧傳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亦言無害公當爲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下久

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從騎曰公何往曰闗浮提王交政也　代醉編

暢璀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伯相衛間一宰居常慊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藉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巳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祿祿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曉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

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卽負深恩不隱卽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生死凡人將有厄皆先數定杖二十巳上皆死二十巳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當今主者是誰曰公愼不可泄露鄴縣令某是也聞卽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縣宰果來與暢俱詣州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貧賤幸因鄰

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邵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款洽明日將别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言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俛首拗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可窺覘者禍及其身堂上設榻置案筆硯紙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鎖天明持鑰相迓於此暢拂且秉簡啓戶見之喜色披面而出遥賀暢

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愼不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卽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戊幕閑談

掠剟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見前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

其邸及褰簾入見眞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
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赴赴如此乎璞曰吾爲陰官
職掌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剩使耳職
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
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
數外數外之財卽爲之剩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剩
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況財寶乎陰所
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
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
一一有成數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

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不得也然則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豈復掠故不敢厚予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逕殊無所得諸鎮平平爾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搜神記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各別種碍

膈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答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獨行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曰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偷期分仙凡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爲子祝之臨去於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清異錄

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墨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也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遥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

何也云後有人覔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乗甲馬衣黄金衣備弓劒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其尤者也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耳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

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下數十點血意巳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陋乎　廣艶異編

鬼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頴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飮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　蜀檮杌志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兵擊龍門賊夜過韓

津口閘小橋下二人語明日毋大郎亦我輩難亦不少神堯問之二人拜泣曰我漢兵也奉岳神管押七十二人赴龍門助將軍討賊我二人骸骨在此因少慰感傷復問之謝言將軍大貴人也遂辭云大隊至矣頃疾風蔽天而過明日破賊七十二矢皆中復得其矢　龍城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攜隨身及應舉納試却誤納書帖歸館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討無所出來往棘闈門外忽有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

曰某即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三萬錢見酬公悅許之逡巡賷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以錢送詣興道里款問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亡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佳話錄

郭鄩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盻蠁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玃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杙棘病於寒餒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運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鄩究問其事云

先得安品子郭言於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客嗇一日與賓從同過嗚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未經數年遂至貧困劇談錄

成都漆工攴延祚建隆甲子歲爲賊所驅於郡置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尸下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覘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姓名偏

厥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文延祚而過僵厥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伐逆屠戮之數奉行天誅故無誤矣 茅亭客話

贛州興國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人間飲酒 廣輿記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嗜嗜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 齊諧記

永樂初嵩嶽一人年近六十妻妾子女不乏以構疾延醫醫胗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鬼無命門脉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得為人既為公說破我去矣忽不見 耳談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死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來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

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為鬼戶　嫏林子

昔人云人精强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椰罵三尸辟逐五窮良有激也惟汝之來默默冥冥非虺非蛇無狀無聲不寝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倏焉如兀欲仰更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倪几而坐北宫子喪志而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眯回瞬成黑如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摯如維將掉臂而徙倚欲撫掌而離披[illegible][illegible]郎之筆落司馬之林入人

之足如科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
能脫靴於內陛謝安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靑緗浩瀆
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次一至令人茫然如
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佶倔聱言凝
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澶漫如尹文之坐幻
達摩之逃禪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越巫索汝而不得
吾將柚戈淬乃懸桃鷹棘出子於莽殀之野渡子於逍
遥之域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言訖假寐
有一人楊揚然勃勃然雕肩弛背垂頭曳趾而來曰爾
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蜉蝣之

出必以陰寘魍魅之見必以無人吕雉衰而蒼犬搣腋晉侯蠱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見侵吾以安靜爲體柔廢爲形入乎優游之室憩乎偃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昔者董子下帷吾不能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錐吾即避其鋭匡衡鑿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棲雪案影伴螢燈啖黃虀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者吾即望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粱肉服羞綺羅游娛既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憩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

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閒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橫遂與我而相依蓋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淼洋玉樓𡾰類心俱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袪耶則鬱荼之令誰何爾何不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志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弧吾即遠離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叨叨乎　袪倦鬼文

正報

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纂天命而治天下德

澤深後世故其子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史記年表

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復下女於水中將渡還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水經註

元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修滫以養母

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眞伽怙寵橫行率
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珏
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貸得白金具酒醪邀里中少年
若干輩狎坐轟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意將何爲
珏愀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乃斵木爲
櫝復以黃絹爲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
之各葩地以藏詰朝事訖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三日
總浮屠下泉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名曰鎮南
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
珏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

王召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陞陛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而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歿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得珏一見置賓館禮敬特加且告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珏後獲三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野史

宋曹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

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圯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追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繩水燕談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爲郡居會稽府捕其家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

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詸
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不允曰事未
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息果不
可免除爲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
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距三
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卽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
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爲餉拒不肯受
至捐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
皆好學馳譽廷袞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
十一年繼之廷昂一䕫及其他子悉爲名士越人以爲

陰德之報云 夷堅志

馮履祥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嘉靖壬子補邑弟子員丙辰四月十一日倭賊卒犯縣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回一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蓋履祥孝感所致云 萬姓統譜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終

第三十三卷

三教部五

愆報

常住錢　三分天下　殺降人

賈充生勘　孫元弼　走馬報

嚴武　秦檜　東窻事

蔡居厚　灰骨　宋祚得失

番春木犁　夾允　瓜報

轉皃　載身

陌上啼聲　真君　王明兒

卷三十三目錄終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教部五

徵報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厘利第二日夜利上之又長利來世作牛馬償之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為萬刼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藏經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

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絶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理通鑑博論

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　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殊可哀警

費充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

充乃出尋宗愍者所憂之道遂徙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衞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汝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首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充去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謐死於鍾下賈后服

金酒而卒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搜神記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貳人通姦範出帳内督孫元弼聞丁豐户内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户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内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桃英與元弼有私而範不察辨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煩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首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言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死 廣艷異

唐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內中爇炭火銅盆

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死昌宗烹驢亦如前法昌儀取鐵橛丁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乃死后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宗搥雙脚折搯取心肝而後死斬首送都時人號爲走馬報問羊集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麗嚴公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覺乃暴於官司以狀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
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踪矣嚴武自鞏縣
方顧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
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
嚴公之船無迹乃已嚴公后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本性
强尤不信巫祝忽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
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
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正寒
温畢謂武曰公疾厄至重寃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
香火陳謝柰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

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備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爲請得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器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也爲之柰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内乃昇武於堂門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童一人侍堂門外東閤有一閤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掃地却坐瞑目叩齒逡巡閤子中有人吁

厲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懸
琶絃結於嚥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
見驚慚甚且掩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某從公是某之失
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某於他所則可何忍見殺武
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繒求免道士亦懇爲之請
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
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遂出至閤子門遂拂然而没道
士乃謝去嚴公郎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卒焉

廣艷異編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

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氏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帑貲産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于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

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廟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爲看陰間趙宋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山堂肆考

秦檜置岳飛於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窗下搯橘皮沉吟不決妻王氏問故檜以告王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檜計遂定片紙傳獄即報飛死矣飛既死檜向靈隱寺祈禳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即賦詩曰棄了袈裟別了發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

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僊僧去檜令隷皂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嚴邃僧坐決事卽作詩僧也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犯矣江湖襍記

昔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泊刼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以禳謝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拱到陰司王者責曰汝爲儒者敢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鎻

聯貫極爲枯瘠又持血一桶自頭澆灌澆郎大叫如是數四遂告拱曰子歸語吾夫人令急救我只此理鄆州一事誅降戮服可爲乎 感應篇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昪以都轉運使主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窗牖皆用灰布竭洛陽豬牛羊骨不克用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昪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蘇云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也忽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曰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

字后三日濬有二子尚幼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月亦死已而濬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日有一人夜過鄆州野中見室如官府揭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范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夢得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乎哉（岩下放言）

史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不特此也斡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

政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顔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
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七修類藁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及木黎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
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分其屍自是番舂則頭
痛亦不用牛犁田只木爲犁嗟嗟慘乎天豈無報乎 夷考

夾允宋人性敏而貧求仕任陳州司獄有富商得死罪
繫獄聽决其僕謀於允曰主有餘財若相活可盡酬允
乃詐許之得財巨萬乃假成文卷爲輕罪詰日發落乃
夜軟獄曰商得死罪使飲食足錄囚必責乃減加刑不

數日而死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印判簽落夜暴死僕曰非不盡心無奈命也乞尸化歸死謂名利俱得乃免官歸惜無子繼後乃取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舉狀元授台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盡十七病死於家父母哭之乖死親隣共惜之踰月而葬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隣里以爲尸腐抱持開棺遠視尸變爲四五十有鬚者乃富商貌也死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人爲歎息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于集末 永樂大典

孝宗弘治八年長圻埭者黃郡産瓜蓏地也有一老圃

蓄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丐者抉籬盜食之老圃持鋤擊丐者死恐人知即瘞圃內明年其地產瓜延蔓最盛首結一大瓜如斗會邑衙官購佳瓜僉謂老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鉞剖之瓤瓣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大疑召老圃問汝圃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丐者食瓜子尚滿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皆胸中血汁故亦若此老圃遂陳丐者死狀受杖斃獄

轉魂　載身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

啼腹中及生不舉埋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養之水經註

豫章吳眞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三日眞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爲訟之遂卧慶尸之傍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耆郎實感其兄還䰟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誤搜神記十二眞君傳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備有情焉復勅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没而有靈

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
番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
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
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
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
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幽明錄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爲工科給事中太祖降旨開陝岱
以通運載鎬即疏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上聞乃止
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傷寒寒熱
纔作神思恍然鎬素許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卒氣

蹷絶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冥目間見二鬼使如力士狀即捽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纒屬不絶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金字鬼使引入内縲絏枷杻者不可勝紀俄至大殿欄楹炫彩燈燭煇煌一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然前有局吏百人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若林鎬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笏肅然從卒皆人身而首則或牛或馬或鱉或魚殊類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黄卷擲於善旁而去善條墮地

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活萬民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忽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姓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亟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宋參知政事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擊磬聲乎遂一極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說海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代醉編

韋臯未仕時寓於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荆寶待臯甚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艶即以贈臯歸覲與玉簫約七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臯踰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絶食而死後臯鎮屬荆寶往問玉簫知其已死甚憐之臯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遽眎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宋遺史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正 嬰兒若

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宣室志

馮京患傷寒疾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

日勿載誌中 譚圃

洪邁對上論高宗諡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亦不偶 湖海新聞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涪陵江石間春夏為江水所侵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淸老淸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

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婁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爲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后身也 何遠春渚錄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唯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行營雜錄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服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貫耳集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代醉編

終